

# 那些消失了的法国餐厅

潘敦

是荷兰人,那次试了他推荐的类似整条鲑鱼塞满糯米的主菜后我从此没有踏进那间餐厅的勇气。之前的法国主厨后来在淮海路上开了一家 Restaurant Cuivre(古铜餐厅),我去过两次,菜色不如 L'Allure 诱人,也就打消了再去的念头,上个月无意间看见餐厅推出汉堡外卖,也许那位主厨又离开了。

Paris Rouge(红巴黎)刚开业那两年真是大红!餐厅离外滩不远,在圆明园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旧址的底楼,一百年前宋美龄在那栋大楼里教过英语。据说餐厅的装修照搬巴黎一间有名的老牌酒庄:拼花地板,猩红帐幔,浅褐皮椅,黄铜扶栏,白色护墙一直铺到天花板,墙上镶着大片银镜,粗映烛火,摇曳觥筹。仿藻井结构的中国式内顶倒是大厦原有的文物,东西相遇,彼此成了彼此的异国情调。餐厅最早的那班男服务生都帅极了,个个身材挺拔,衣冠楚楚,英语里夹杂些法语的声调听起来分外亲切,听说好几个都是从里昂著名的餐饮学校毕业的。在太古汇开了 Paris Blanc(白巴黎),在新天地开了 Paris Bleu(蓝巴黎),三色旗终于凑齐,菜色不同,风情各异,只可惜红巴黎没有长红,白巴黎和蓝巴黎更是一闪而过,前年三间餐厅陆续开张,坊间传闻不少,我也懒

得打听。

思南公馆里的 Aux Jardins Massenet(马思南花园)去年年底也收了,那栋花园洋房里曾经有上海最好的马赛鱼汤(Bouillabaisse),舒芙蕾(Soufflé)烤得更是一流,开业时第一位来自南法的主厨记得叫 René。René 在马思南花园只待了两年,再见他是在武康路上一间新开业的西餐厅里,还是做他拿手的马赛鱼汤,烤他拿手的舒芙蕾。又过了六七年, Daisy 的龙门阵川菜馆搬到了武康路那间西餐厅的楼上,那时 René 已经不在,菜单上不见了鱼汤,舒芙蕾倒依旧是招牌。

还有陕西南路上的 Maison Pourcel,那是上海最早用米其林主厨做招牌的法国餐厅,也许是来得太早,水土不服,撑了几年只能打道回府;大沽路上和 Saleya 差不多同时开张的 Nova,生意好的时候还开了分店,那一带我去得不多,几年前偶然经过,店招已经摘了;Café Monmartre 在乌鲁木齐路上开得最久,印象中比 Saleya 还久,做的一样是法国小酒馆里的家常菜,后来搬到新乐路,菜色没变,只是店面收得更小,再后来,就没有了后来……

餐厅关了有人怀念,总比开着也没人惦记来得好,这世间平庸的餐厅太多,消失了还能让人想起,也算为曾经的精彩做了脚注。聚散离合本也平常,百年老店也难说撑得第一百零一年,真的,旁人莫笑此事,曾见此人笑人。

庚子大寒前两日,晚餐时

悠然滑入指缝,微醺里,恰似一声惊梦的黄鹂。

梦醒意兴阑珊, Saleya 的那张新菜单去繁就简,已经看不到多少传统法国菜的影子,也许新东家志不在此,吃得懂地道法国菜的食客毕竟不多,薄切甜菜根配山羊奶酪做起来要比意大利菜里的番茄配水牛芝士繁琐,一样是前菜小食,何苦操劳?说来也怪,这十几年上海餐饮界的风水真是旺意大利不旺法国,意大利馆子无论多贵,开一间红一间,越贵越红,法国餐厅却大都飘摇,有些门面虽在,旌旗已改,更有一些时喧妍,占尽风情,终究又花落水流了。

九江路上的皇家艾美酒店(Lé Royal Meridien)里从前有一间 L'Allure,十几年前开的,也不知何时关了。L'Allure 的中文意思是“风度”,“风度”餐厅当年确实颇具风度,偏安大堂一隅,招牌低调,空间有限却不局促,临窗的几张餐台视野开阔,风景怡然,上了浆的双层白色亚麻桌布和白色亚麻餐巾一样烫到笔挺,桌布下那层轻软的桌垫,会在你举起半满的香槟杯后微微弹起。那几年我和前辈谢博士常在那里吃饭,谢博士偏好香煎鸭胸,我却最爱菜单上偶尔出现的肉鸽,肉色炙到粉红,微微带血,鸽骨和内脏烤到半熟后碾碎,再加入白兰地和波特酒一起熬成酱汁,带一点巴黎老店银塔餐厅血鸭(Canard au sang)的风韵。在上海,一间餐厅的兴衰成败逃不过两件事,一是“涨房租”,二是“换主厨”,也许到哪里都是一样。L'Allure 换主厨是在开业三四年后,新主厨好像



火炕是北方的老房子常见的居室歇宿之所。平时除了一家人晨昏坐卧或围席聚餐的用途外,它还兼有待友款客、盘膝畅谈,凝聚人际关系的朴素高效的社交功能——姥姥家的火炕尤其显示出后一种特色来。

在没有电视、网络、手机和微信,甚至家里还没有沙发的年代,大家饭后茶余便要凑集于火炕,将如今手指一点便可尽晓的天下事,以闲拉家常的古老之法与人分享,并消化和吸收那些道听途说的新闻事件和家里长短。在一阵让茶递水和常常难以回避的烟草味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掌握了当前的上至国家大事下到菜篮子工程的必要资讯,增长了见识,夯实了感情,在阵阵会心的笑声中似乎与整个世界拉近了距离。

姥姥家的平房是南北向,坐北面南冬暖夏凉。火炕挨着南向的阴窗,白天阳光朗照如光波的洪水悄然涌入,经坐磨得溜光的炕席折射,泛映得室内四壁生辉,散发出温暖通透的亮度。尤其是早晨家人围炕桌吃饭的时候,亮铮铮的光线在他们清爽的脸蛋儿和衣服上形成明暗不等、既柔和又匀称的线条和轮廓,饭菜飘出的蒸汽,满桌的盘钵和大大小小的饭碗菜碟这时也都跟着忽然明亮而鲜艳起来。光就有这种转化能量的奇妙威力,它竟然使墙面上高举红灯的李铁梅原本凌厉紧锁的眉眼也仿佛温柔妩媚了几分,似乎受到一股强大磁场的吸引,永不疲倦地凝望着火炕上每天发生的一切。

姥姥姥爷平素广结善缘,每天到了晚上,家里总会来一些大摆龙门阵的亲朋好友。姥爷这时候往往让客人炕里面落座,自己则固定在一只方凳上坐定,二郎腿上交叉着保养得十分白皙的双手,和老熟人慢条斯理地唠扯一些他当掌柜的老杂店店的陈年往事。七姑八姨们则守在炕头一端看着姥姥放牌摆十二月,一张一张的扑克牌被她摆一辈子围锅台转而变粗糙的手指头捏来抽去,到了最后一刻顺从地亮出那一张似乎带来好运的大尖儿时,姥姥的嘴角绽出一丝丝早有的把握的淡淡的微笑。有时,哪个姨妈衣角忽被轻轻捏起,接着大家发出一番

每次都将剥下的黄鼠狼毛皮卖到城里土产公司,在收购商那里很有名气。尤其冬天捕来的黄鼬尾毛油弹挺,是书画家青睐的狼毫,也卖得好价钱。不过七舅爷说过一回他碰到一只鼻毛都长着白毛的黄鼠狼,怎么都不上他的圈套。“身有白毛,不仙也妖。”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叼着旱烟绕黄鼠狼洞走了好几圈。他忽生一计,让七舅爷煮了一碗鲜嫩的大鸡蛋,一大早端到了黄鼠狼的洞口,还给黄鼠狼咕哩咕哩地说了一番悄悄话。不可思议的是,没过几天那只白毛黄鼠狼竟然搬了窝,从此再没碰过左邻右舍的一根鸡毛!听七舅爷越讲越玄的黄鼠狼仙的故事,仿佛在听故乡出版的《聊斋志异》。黄鼬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连猎人为免惹祸上身也很少猎杀,偏偏七舅爷不吃这一套,黄鼠狼遇到他就像碰到了克星,我们总觉得他身上有什么通灵降妖的法力。

而姥爷家乡的来客则多是性格外露,粗疏豪放的庄户人。家乡喇嘛庄村这个地方从前地贫民穷,自古民风彪悍,性情刚毅开朗。每一回他们来串门儿,人没进屋就在门外高声大气地招呼起姥爷和姥姥来,凭那嗓门家人就猜到是姥爷家家乡来人了。话音还没落,门帘被豁然一掀,便闯进一副魁梧结实的身躯。爽朗的笑声和寒暄夹杂着浑厚的嘶哑,震荡得似乎半条街都能听到——天生一副适合西北高原放歌的磁性声带,可是家族上下却没有一个人会唱歌。其中的堂舅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泥瓦匠,姥姥家的火炕每年要翻修一次,都是他亲自给垒出来的。他干活麻利索,无论泥坯,造花道,还是落膛通灰,封炕漫泥,全然一个炕上炕下、屋里屋外忙活着。记得冬天外面冻成冰碴儿,他忙着在院子里脱泥坯,两片棉帽护耳随着他起落的臂膀一闪一闪地颤动,嘴巴呼出阵阵白雾的哈气,真是一种劳动之美的韵律。后来我在大连工作并成了家,因为城里已不时兴火炕,便换成了一副双人床。可是我们住的教师筒易房里没有暖气设备,一入了冬立刻感到冷如冰窖,亏得堂舅给我们搭砌了一道取暖火墙,既能烘干衣物和小孩子的尿布,也为我们抵御了多少数九隆冬在家中备课和读书的寒冷。

虽然家中宾客基本上上来者不拒,可是个别人后来变成了不受欢迎者,成为亲友中少见的异类。有一次家中来了一位特殊客人,是邻居年轻姑姑带来的男友。此人是当时县文工团当班的男演员,曾在样板戏《沙家浜》里扮演过主要人物郭建光。人自然是风流倜傥,风流倜傥。但是他有个毛病,举手投足之间有意无意地总是流露出一些舞台表演范儿,大概是职业

# 姥姥家的火炕

王士跃

习惯,身不由己。曾经有一回外面刮着大风,满街尘土飞扬,垃圾兜头盖面。正好由此经过的他忽来了一个背转身,如舞台亮相一般潇洒地抖开大衣,直到风消尘散才渐渐收起了那套仙鹤晾翅的架势,当时我年龄还小,却记住了这一幕。“郭建光”自来熟,第一次来姥姥家时便自告奋勇地跳上火炕,跟大伙儿玩扑克牌。可是大家很快便发现他的牌品不好,才玩了几个回合他就要起了藏牌的把戏,将扑克牌藏在屁股下面。后来他们发现少了牌,结果在他那里搜出了花花绿绿好几张来,由此可见此君为人处世似乎没有什么底线。果不其然,和姑姑结婚没多久,他便在外面拈花惹草,后来演变成家暴,最终因为犯法而入狱了。

每晚一直到堂柜上的那台老座钟敲响九点的时候,这个热闹爽快的龙门阵才会收场。老座钟年代久远,零部件似乎都已老化,每次报时先是艰涩地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噪音,然后才颤抖着撞响一成不变的时辰。当哪当哪的沉重而混浊的声波像教堂钟声一般荡漾开来,屋里的气氛便默契地冷却和肃穆了下去。姥爷掏出了衣襟上的老怀表,跟座钟对了时;正好九点整,舅人家该休息了。这时座钟通常会听到舅舅的一声“睡觉喽……”,拖长了的京剧道白腔调,有心无心地下逐客令,舅舅先下了炕出屋,这时大家也知趣地前前后后,踏着散落地上的瓜子皮和烟头,起身离去。

冬天的东北夜长天寒,窗外冰天雪地,大家咪溜地钻进各自的被窝,在温暖的火炕上缩成一团。姥姥有腿腿病和肩周炎总是睡炕头,姥爷自然睡炕梢。可是他的被褥铺陈与人不同,规整方正如豆腐块儿,上盖毯下垫皮褥,既讲究又繁琐。我和弟弟有时留宿睡在二老的中间,往往扯开被子倒头就呼呼大睡,姥爷睡觉前却要戴上睡帽,套上睡鞋,一点一点却相似的磨蹭进去,然后才头靠着高枕神清气闲地躺下。火炕烧得微微发暖,窗户哈着一层热气,整个房间温暖惬意。不久大家便开始解手均匀,七上八落。多少年后读到小说《雪国》的一段场景,驹子寄宿的那家老小几口横倒竖卧地睡在一张榻榻米上,清贫的生活中充满一股刚劲、旺盛的生命力,我自然想到了童年睡在姥姥家火炕的情景。只觉得那是一种北方人才能感受到的土地与肌肤之亲,在阵阵温烫的气流和干燥的苇香及似有若无的泥土腥味儿中,感受到大地怀抱的仁慈与宽厚。

在我的童年时代,火炕成为一个奇特而鲜活的家庭课堂,我们在这一特殊环境下如无花果树一样悄然地成熟长大了。

# 与吴福辉老师的交往

李光荣

曾多次去文学馆查资料。但我每次都聊不多,怕影响他的工作。而他每次见面都如老友重逢。记得有一次我在文学馆电脑上查书目,但对电脑应用不熟,他从旁边走过,见我就走过来,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2005年8月,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行前,我侄儿从家乡送来几箱鸡枞,真是及时。我们立即全家投入,清洗干净,做成油鸡枞,带去会间送给他和钱理群老师。钱老师没到会,我托吴老师转交。第二天相遇,他问:“怎么牌子都没有,哪儿产的?”我答:“比哪儿产的都好。我亲手做的。”他放心了,接着与我聊起了鸡枞。他说:“鸡枞挺贵的。我们同学在云南驻京办请王瑶老师和师母吃饭,一罐鸡枞炖鸡就五百八十元呢。”我得意于他的识货,说:“当然,一大箱才做得那么一瓶油鸡枞呢。自己做的纯粹、干净。这东西不是随时能吃到的。你们有口福,刚好我来开会前家里送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送两位老师东西。

我与吴老师的交往中有一件遗憾的事:即在香山学术会议上,他提到一个信息:师母(王瑶先生夫人)想明年回昆明一趟,同学将全体陪同。我意识到这是极佳的学术活动机会。开学后便向学院提出:利用王门弟子来昆明的时机组织一次小型学术会,邀约昆明的大学以及地市的几所学院联办,把全省现当代文学教师集中在一起,请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凌宇、黄子平、陈平原等王门研究生讲课,与他们自由交谈几日。大家听后都很高兴,认为这将是云南文化史上的盛举,在全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将是一件大事。于是,我们开始具体筹划。另一方面,我告诉吴老师,学术会议没问题,请他组织好队伍,确定具体时间。

事有不谐。正当这时,我接到了西南民族大学的调令,要我在当年年底前报到。学术盛会随之搁浅。我深感有负于吴老师!写信去表示道歉,他却反过来安慰我:会议办不成,咱俩都卸下了负担。他的胸怀真够宽广的。

越十年,我到北方出差,朋友来电话说吴福辉老师来成都了,晚上与他相聚。当晚我是赶不上了,但第二天我办完事立即返回。吴老师想到藏区去看看,我和一个朋友便陪他去康定。没想到从二郎山到康定的道路在全线扩修,三个小时的路走了七个多小时,天黑才到。我担心吴老师的身体受不了,没想到第二天他比我还精神。我们直奔高原湖泊木格措。路上时阴时晴、时雾时雨,沿谷而上,到木格措则豁然开朗,时有阳光,湖水蓝胜晴空,透亮静谧,三面环山倒影在湖里,清晰可见。可惜西山被火烧成黑黄的森林堵住一片视野,煞了风景。吴老师很高兴,举起相机不停拍摄。沿湖向西走了一段,雷风习习,有些寒。到近水处,他抄起清凉的湖水洗洗手。有当地人来邀骑马八里看雪山,吴老师兴致勃勃欲往,我考虑到安全问题,便劝阻了他。下山时沿途欣赏风景,道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无论上山下山,吴老师都健步当先,我们只能跟随其后。年轻人觉得有些累,他则一路不停地拍摄美景。

回到康定,他走进一家奇石店,欲购石头,但价格昂贵,他挑出一块巴掌大的紫石,左看右看,终于找出一点瑕疵,仍然砍不下价。我看他爱不释手,抢先买下让他作纪念。返回路上,他大谈天南地北的石头,以及自己收藏的奇石。我才知道他不仅熟谙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心的人文知识,还具有广泛的自然知识。

路途劳累,到了安顺场,吴老师饭也不想吃。住进旅店不久,他上吐下泻,来势凶猛。我以为是上午在半山等景区交通车时,被山风吹感冒了。当时我没考虑到平原上的人不耐寒山区冷热突变的天气而做出应对,才致此。经店主指点,我夜叩小镇医生家门,买来感冒药让他吃下。睡一觉,第二天他精神恢复如初。回成都的路上,他依然谈笑风生。我们都佩服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此强大,说他活过百岁没问题。

那天是中秋节。我爱人特意带上云南的火腿月饼和煮花生,在晚宴前享用,吴老师赞不绝口。他说这个中秋节过得很快。当问及上山见到雪山没,他说:“李老师不让我去。”他的康定之行不尽兴啊,我说:“那下次我们再去吧。”可是,现在没有下次了……

2021.1.18 写于成都

看草原·听传说(凸版) 乌日切夫

